

出 診 集

著 夫 訶 契 · 東 安

譯 龍 汝

新 譯 文 叢 刊
契 訶 夫 小 說 選 集

2

出 診 集
Doctor's Visit, etc.

(The Tales of Chekhov 13 vols.

Tr. by Constance Garnett)

著 者 A. CHEKHOV

譯 者 汝 龍

出 版 者 平 明 出 版 社

上海汕頭路八二號

定 價 九 千 五 百 元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P. 190 1950年5月初版

1951年6月再版 2001—35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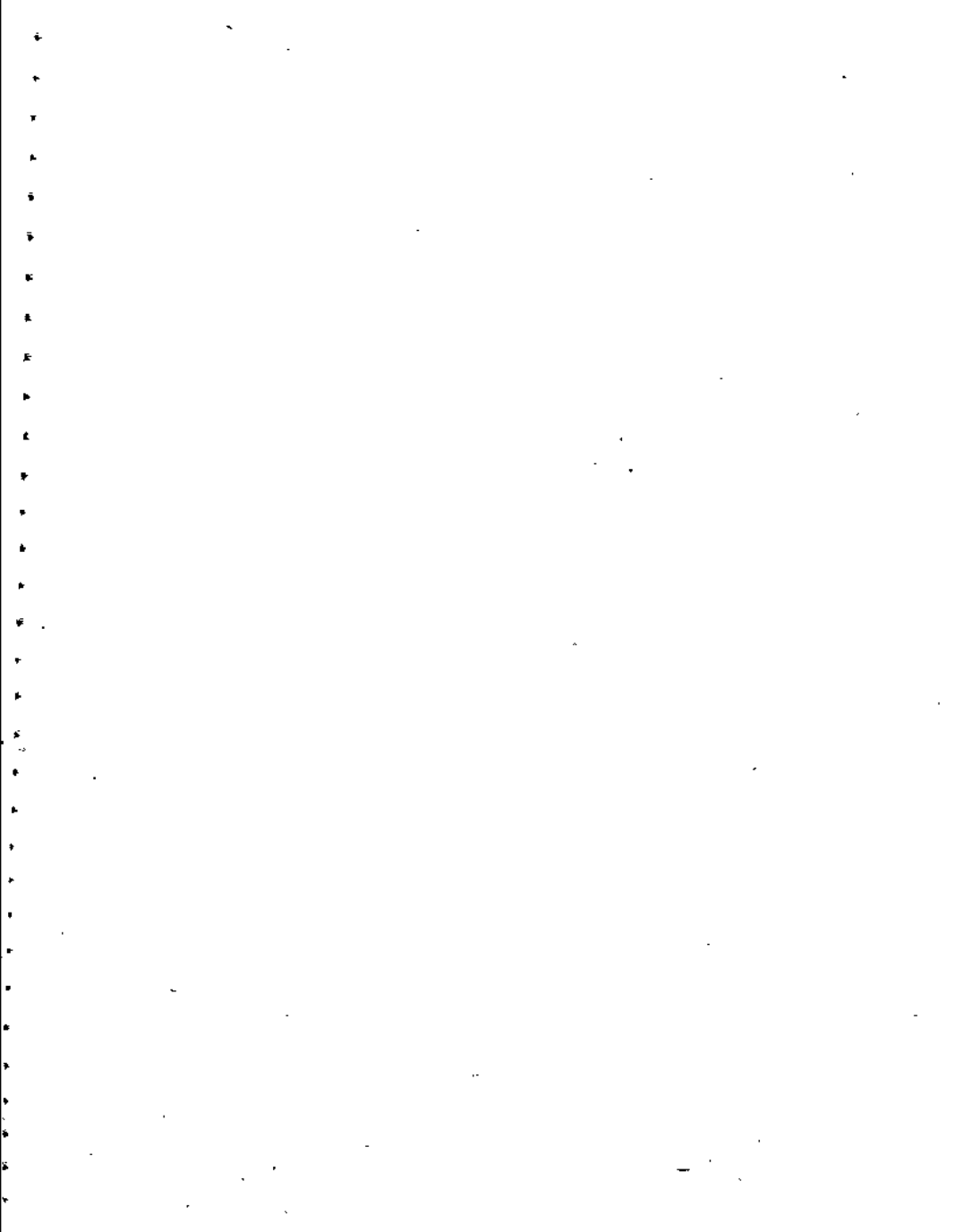


A. L. G.

目次

出診	三
風波	三三
姚尼奇	三七
家長	六九
佛羅嘉	七七
丈夫	九六
波琳嘉	一〇九
安紐黛	一一九
兩個佛羅嘉	一二七
神經錯亂	一四七

出
診
集



出診

教授接到梁里科夫工廠打來的一封電報，請他趕快就去從那到句子不通的長電報上，人只能看懂這一點點：有個姓梁里科夫的太太，大概就是工廠的廠主，她有個女兒，生病了。教授自己沒有去，打發他助手柯羅遼夫替他去了。

那兒離莫斯科有兩站路，出車站還得坐八九里路的馬車。有一輛三匹馬拉着的馬車已經奉命在車站等着迎接柯羅遼夫。車夫戴一頂帽子，帽子上插一根孔雀毛；他對於一切問題總是跟軍人那樣高聲回答：『不，老爺！』『是，老爺！』

那是禮拜六的黃昏，太陽正在下山，工人成羣結夥的從工廠出來，上火車站去；他們見到柯羅遼夫坐着的馬車就鞠躬。黃昏、農家、道旁的別墅、樺樹、四周的恬靜空氣，使得柯羅遼夫心頭暢快，這時山野啊，樹林啊，太陽啊，就跟眼前那些在假日的前夜的工人一樣，似乎準備好休

息，也許還準備着禱告呢……

他是在莫斯科長大成人的，他沒到過鄉裏，他素來不關心工廠，也從沒進去參觀過；不過他偶爾也看過描寫工廠的文章，還到過廠主的家裏，跟廠主談過天；他每逢看見遠處或近處有一家工廠，總是暗想那工廠的外面多麼安靜，多麼和平；至於工廠裏面，做廠主的必定是做頭徹尾的愚昧，昏天黑地的自私，做工人的呢，也一定幹着枯燥無味的，傷身體的苦工，吵嘴，害病，灌酒。現在，當那些工人怯生生的，恭恭敬敬的給那馬車讓路的時候，他更在他們的臉上，鴨舌帽上，步法上，看出他們身體衰弱，帶點醉意，疲勞煩躁，昏頭昏腦。

他的車子走進工廠大門，他看見兩邊是工人的小房子，看見許多女人的臉，看見欄杆上晾着被子和襯衫甚麼的。『讓開！』車夫嚷道，並不勒住馬。那是個大院子，地上不生青草，院子裏有五座大廈，彼此相離不遠，各有一根大煙囪，還有堆棧和公事房，樣樣東西上都積着一層灰白的粉末，彷彿是灰塵似的。這兒那兒，就跟沙漠裏的綠洲似的，有些可憐相的花園，有些職員和書記所住的房子的紅綠房頂。車夫忽然勒住馬，馬車在一所新近刷過灰粉的房子前面停住；這兒有一個花園，紫丁香的花叢上積滿塵土；在大門前的黃台階上，有一股強烈的漆味。

『請進，大夫，』女人的語聲在過道裏和進門處說，同時他聽見嘆息和低語。『請進來……』

我們盼了您好久囉……我們真是煩惱得很。這兒，這邊走。」

梁里科夫太太——一個挺胖的老太太，穿一件黑綢衣服，袖口的樣式挺時髦，不過從她的面容看來，她是個老老實實的、沒受過教育的女人——心神不寧的瞧着大夫，沒有馬上對他伸出手去；她不敢。她身邊站着一個女人，剪短頭髮，戴着夾鼻眼鏡；她穿一件五顏六色的罩衫，很瘦，年紀可也不算青了。用人們稱呼她克麗絲吉娜·德密特列芙娜，柯羅達夫猜想這人是家庭教師。大概因為她是這所房子裏的頂有學問的人物，所以受到囑託來迎接和招待這位大夫吧，因為她馬上急急忙忙的報告病狀，連頂瑣碎頂無謂的細節也沒漏掉，可是偏偏沒說出來是誰在害病，大家擔心的是甚麼。

醫生和家庭教師對坐談話，女主人呢，站在門口，一動不動，等着。從談話裏，柯羅達夫纔知道病人是梁里科夫太太的獨生女和繼承人，一個二十歲的女郎，名叫麗莎；她害病很久了，請過好些個醫生，昨晚通宵她心跳得厲害，弄得一家人全沒睡覺，她們擔心她別是要死了。

「她呀，簡直可以說，從小就害病，」克麗絲吉娜·德密特列芙娜用嬌滴滴的聲音說，一個勁兒拿手擦嘴唇。「醫生說她神經有毛病；她小時候，害過癩癰病，醫生把那病悶到她心裏去了，所以我想毛病也許就出在這兒了。」

他們去看病人。病人已經充分長成，又高又大，可是跟母親一樣醜，眼睛一樣的小，臉的下半部也一樣的寬得不相稱，她躺在那兒，披頭散髮，弄得下巴上也蓋着頭髮。柯羅遼夫第一眼看上去竟得了這麼一個印象：這是窮人家的可憐蟲，依靠別人的慈悲心，纔算在這兒有了住處，混到一口飯喫；他不能相信這人就是五所大廈的繼承人。

『我是來給你看病的醫生，』柯羅遼夫說，『你好。』

他說出自己的姓名，跟她握手，她的手是一隻難看的、冰涼的大手。她坐起來，明明習慣了醫生，聽憑醫生給她聽診，雖然裸露着肩膀和胸脯，卻一點也不在乎。

『我心跳，』她說，『通宵跳得難過極了……我差點吓死喇！請您給點藥喫喫。』
『好的，好的，你別着急。』

柯羅遼夫診查過後，聳一聳肩。

『心臟挺好哇，』他說，『跳得很正常；一切都沒毛病。一定是你的神經跟你開了點玩笑，不過那也稀鬆平常。我得說，現在，神經上的毛病也過去了；躺下來，睡一覺就行了。』

這當兒，一盞燈送進寢室來。病人看見燈光就眯細眼睛，然後忽然用手捧着頭，嗚咽起來。窮人家的可憐蟲的印象消滅了，柯羅遼夫也不再注意那對小眼睛或下半個臉的邊分寬闊。

他看見一種柔和的、痛苦的表情，那表情委婉而動人；在他看來，她顯得十分優美，嬌氣，樸實；他一心想安慰她，不過不是用藥，不是用醫生的忠告，而是用好心的簡單的話語安慰她。她母親張開胳膊摟住她的頭，把她摟緊。那老太太的臉上多麼着急，多麼傷心啊！她母親撫養她，把她養大成人，一點不怕化錢，全心全意要叫她女兒學會法文、跳舞、音樂；爲她請過十好幾個老師，還請過頂好的醫生。又養着一個家庭教師。現在呢，她弄不明白那些眼淚是甚麼道理，爲甚麼她女兒這麼悽悽的，她不懂，她迷迷糊糊；她現出犯罪的、激動的、灰心的表情，彷彿忘了做一件很要緊的事，有一件事沒做好，或忘了把甚麼人叫進房來似的。——究竟那人是誰，她也不知道。

『薩桑卡，你又哭啦……又哭啦，』她說，把女兒摟緊。『我的心兒，我的寶貝，我的孩子，告訴我你心裏有甚麼委屈！可憐可憐我告訴我！』

兩個人都悲哀的哭起來。柯羅遼夫在床邊坐下，拿起麗莎的手。

『得了，別哭了，哭沒用處，』他好心的說。『真的，不管甚麼事情，你也犯不上爲它掉眼淚。』

算了，咱們別哭了，那沒好處……」

同時他心裏暗想：

「她已經到了必須馬上結婚的時候囉……」

「我們工廠裏的醫生給她溴化鉀喫，」家庭教師說，「可是我看，喫下去更糟。我記得治心臟的藥彷彿是藥水……我忘記那藥水的名字了……君影草●吧，對不對？」

隨後又說了各式各樣的廢話。她打斷醫生的話，攔阻他講話，她的臉上緊張得很，彷彿認爲自己既是這家人裏頂有學問的人，那就非跟醫生談話不可，而且不能談別的題目，只能談醫藥似的。

柯羅遠夫覺得厭煩了。

「我覺得這病沒甚麼關係，」他走出房間時，對那母親說，「既然令媛由廠醫在看病，就讓他看下去好了。這以前他下的藥都是對的，我看用不着換醫生。何必再換呢？這是普普通通的小毛病，沒甚麼大不了的病。」

他從容的講着，一面戴手套，同時梁里科夫太太站在那兒一動不動，用眼淚汪汪的眼睛瞧着他。

『我要趕十點鐘的那班火車，現在只差半個鐘頭了，』他說。『我希望我不會誤了車。』
『難道您不能住在這兒？』她問，眼淚又流下她的臉蛋兒。『我不好意思麻煩您，不過要是您肯賞個臉……看在老天爺的面上，』她低聲說，朝醫生看一眼，『今天晚上在我們這兒住一夜吧！她是我的命根子……我的獨生女……昨天晚上，她嚇壞我了；我受不了……』
『看在老天爺的面上，別走……』

他想告訴她在莫斯科他還有許多事要辦，他的家人正在等他回去；他不樂意在一個陌生的人家無緣無故的消磨一個黃昏，再過一個通宵；可是他看了看她的臉，就嘆一口氣，一言不發的脫掉他的手套。

爲了他，客廳和餐室裏的燈和蠟燭全點亮了。他在鋼琴前面坐下來，翻一忽兒樂譜。然後他瞧一瞧牆上的畫片，瞧一瞧人像。那些畫片是油畫，用金邊框子鑲着，是克里米亞的風景畫——一個浪潮澎湃的大海上畫着一條船；一個天主教的修道士拿着一個酒杯；那些畫兒全是沒意思的，亂塗一氣的玩意兒，一點才能的影子也沒有。人像裏呢，也沒有一張順眼的臉，儘

是些高顴骨和驚奇的睜着的眼睛。梁里科夫，麗莎的父親，生着低下的顴門子，現出自得其樂的表情；他的眼睛跟麻布袋似的架在他那魁偉的、粗俗的身子上面；他的胸前別着一個勳章和一個紅十字章。房間裏沒一點文雅的跡象；那種奢華顯得沒意思而且雜亂，一點也不配稱，就跟那套制服一樣。地板上那種照眼的亮光使得他不痛快，燭台上的玻璃珠子弄得他不舒服，不知怎的，他這時竟然想起一段故事，講的是一個商人，老是在脖子上套着一個勳章去洗澡……

他聽見門口有交頭接耳的語聲；有人在輕聲的打鼾。忽然外面傳來金屬相碰的、刺耳的、急促的聲音，那是柯羅遼夫以前所沒聽到過的，因此他現在也不懂那是甚麼聲音；那種聲音在他的靈魂裏挑起奇特的、不愉快的反應。

『我相信這兒沒有一樣東西能够引誘得我願意在這兒住下去……』他想，又回到樂譜那兒去。

『大夫，請來喫晚飯！』家庭教師低聲招呼他。

他去喫晚飯。飯桌很大，桌上擺着許許多多茶碟和酒瓶，可是喫晚飯的只有兩個人，他和克麗絲吉娜·德密特列芙娜。她喝梅代拉，●喫得很快，一面戴起夾鼻眼鏡瞧他，一面高談闊

論：

『我們這兒的工人挺滿足的。每年冬天工廠裏要演戲，是工人自己演的。他們常看到幻燈教育片，還有挺好的茶室；他們要的東西，全有。他們挺關心我們，他們聽說麗桑卡病重，就爲她做禮拜。雖然他們沒受過教育，他們倒是些有感情的人呢。』

『你們這家裏彷彿沒有男人似的，』柯羅遼夫說。

『一個也沒有。彼奧德爾·尼卡諾里奇在一年半以前去世了，剩下來的只有我們這些女人，因此，這兒一共只有我們三個人。夏天，我們住在這兒；冬天呢，我們住在莫斯科或波梁卡（Moscow）。我跟她們一塊兒過活了十一年了——跟她們的家人一樣了。』

晚飯的菜，有鮫魚啦，炸蛋子雞啦，蜜餞啦；酒呢，全是上等的法國葡萄酒。

『請您別客氣，大夫，』克麗絲吉娜·德密特列芙娜說，喫着，拿手背擦嘴，她明明覺得這兒的生活滿意極了。『請再喫一點。』

飯後，醫生給領到他下榻的房間去，那兒已經爲他搭好一張床，可是他還沒有睡意。房間

裏悶得很，有油漆的氣味；他穿上衣服，出去了。

在暢快的空氣裏有一點寒意；天空已經現出微微的曙光；那五座大廈，以及高煙窗，工人宿舍，庫房，在潮濕的空氣裏清楚的現出它們的輪廓。這天既是假日，工人就沒在做工，窗口漆黑，只有一座大廈裏燒着鍋爐，兩個窗子現出紅光，火和煙時不時的從煙囪裏冒出來。院子外邊，遠遠的，青蛙在閨閣的叫，夜鶯在唱歌。

他一面瞧着廠房，和工人在其中睡覺的宿舍，一面心中又勾起每逢看見工廠時總會想到的種種念頭。儘管他們供給工人甚麼演戲啦，幻燈教育片啦，廠醫啦，各式各樣的改良措施啦，可是他今天從火車站來，一路上所遇見的工人，跟多年以前，在沒有工廠戲劇和種種改良措施以前，他小時看見的那些工人相比，仍舊沒甚麼兩樣。他既是醫生，又慣於正確的診斷慢性病，不懂而且不會醫治急性病，因此他覺得工廠也害着甚麼莫明其妙的病，病因不明，而且沒法消除，又覺得凡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種種措施，縱然不算多餘，至少也跟對沒法醫治的病疾下藥差不多。

「當然，這事情真有點莫明其妙……」他想，瞧着紅光閃爍的窗子。「一兩千個工人在不健康的環境裏不停的做工，做出些品質粗劣的棉織品來，生活在饑餓線上，只有到了酒店，

總覺得從惡夢裏醒來；此外還有百把人做監工甚麼的，那百把人一生一世就做這樣的事情；甚麼罰工錢啦，罵人啦，欺人啦；只有兩三個所謂的廠主，雖然一點工也不做，而且看不起那些糟糕的棉貨，倒坐享工廠的利益。可是，究竟是甚麼樣的利益？他們在怎樣享受？梁里科夫太太和她女兒全都不快樂。誰瞧見她們，都會覺得難過；只有克麗絲吉娜·德密特列芙娜一個人，那戴夾鼻眼鏡的、蠢相的老處女，纔過得舒舒服服。這麼說起來，這五所大廈裏所以有那麼多人做工，那些次劣的棉貨所以在遠東的市場上售賣，好像全是爲了叫克麗絲吉娜·德密特列芙娜一個人可以喫到鮫魚，喝到梅代拉罷了。

忽然傳來一種古怪的聲音，就是晚飯以前柯羅達夫聽到的那種聲音。不知是誰，在一所大廈的近旁，敲着一片金屬的東西。他敲出一個響聲來，可又馬上止住。那金屬東西的震動的餘音，因此那種短促的、突兀的、不聯貫的響聲，聽上去好像『達兒……達兒……達兒……』然後稍稍沉靜一會兒，另一所大廈那邊也傳來一種同樣突兀的、不好聽的響聲，那是很低的低音：『德林……德林……德林……』敲了十一回，明明是更夫在報時。

他又聽見另外一座大廈旁邊傳來『絨……絨……絨……』那幾座大廈旁邊全有了聲音，隨後宿舍背後和門外也全有了。在夜晚的靜寂裏，這些聲音好像是一個紅眼的怪物發